

鄭振鐸等著

西
北
勝
蹟

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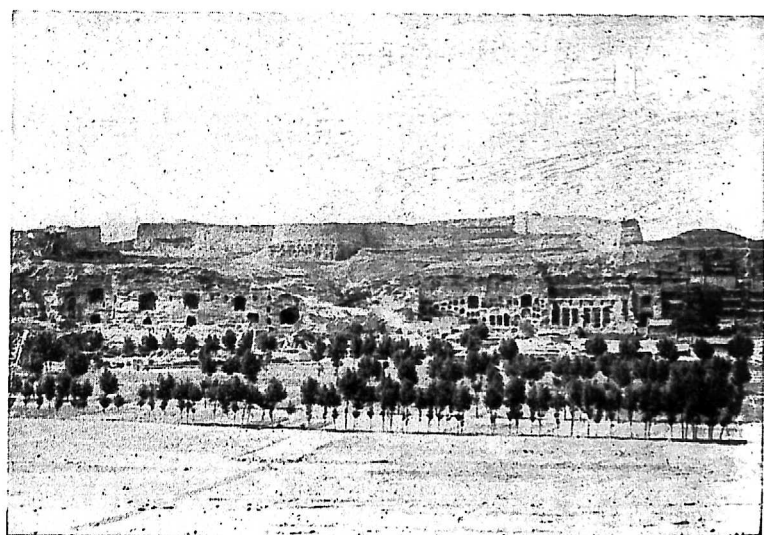
平綏鐵路沿綫旅行讀物

(郵費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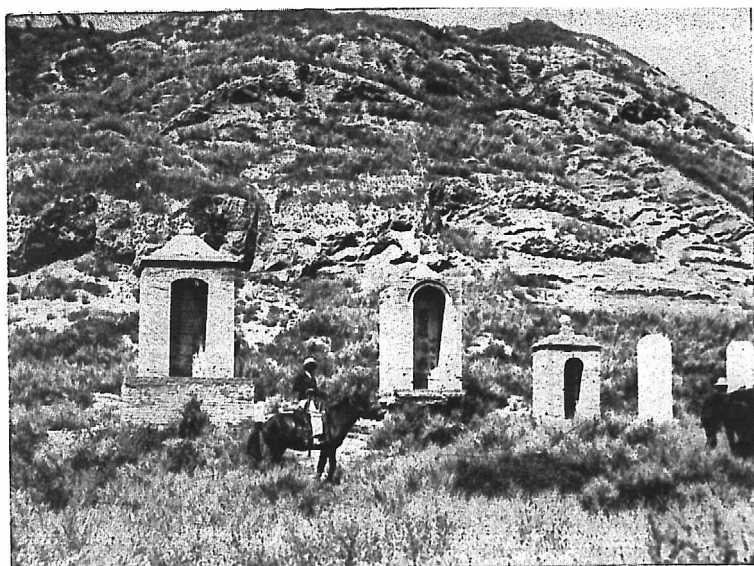
- 一、謝冰心著：平綏沿綫旅行紀 每册二角
- 二、顧頡剛著：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每册六分
- 三、吳文藻著：蒙古包 每册五分
- 四、鄭振鐸等著：西北勝蹟 每册一角五分
- 五、雷潔瓊著：平綏沿綫之天主教會 每册五分



(1) 居庸關



(2) 雲岡石佛寺



(3) 昭 君 墓



(4) 麥 邁 昭

西北勝蹟目錄

- 一、 居庸關過街塔
- 二、 雲 崗
- 三、 大青山
- 四、 昭君墓
- 五、 麥達召

容 庚
鄭 鐸
鄭 鐸
鄭 鐸
容 庚

一、居庸關過街塔

容

過街塔距居庸關車站一里許，乃元秦定至元間所建。居庸關凡四重，南曰漢關，垣以爲城，南北兩門相距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自是迤北每十五里爲一

關，合計四重。（第一圖）龔定庵說居庸關云：『自入南口，城墜有天竺字蒙古字，』

殆即指過街塔而言。塔下東壁漢文爲尊勝廣咒及尊勝佛母總持心咒。西壁爲佛頂放無

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三摩耶陀羅尼，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陀羅尼及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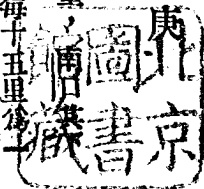
二因緣咒。兩壁經尾題記，中多漶漫，文義不盡可曉。細加審理，知爲七言韻文。但

缺文過多，句讀爲艱。又其文字多鄙俚拗澀，是蓋元人於漢文本不甚通，強爲韻語，

有以然也。其較爲通順可讀者，爲東壁『南無舍利我敬禮，聖明天子益群生。』

『勝妙希奇難口口，無垢蓮花頂髻明，及以十字密言等，如法安置口塔門。功能滅除

千劫罪。』『所獲安樂大名稱，辯口止念而長壽。居妙口口殿中，財寶僕從皆豐



尼。美妙慈賢聖后妃，七寶千子口口口。生生上妙天趣中，爲王受樂尤殊勝。復能發大菩提心，堅固最上金剛體。」『一切有情蒙利益，能圓世間口口口。』口口天子明明德，同成無上大菩提。欽奉聖詔記功口，梵番蒙古之本義』等語。可知梵番蒙古各文爲「十字密言」，爲消災求福之符咒。又有『穆穆仁皇慈懿后』之句，殆即記念仁宗莊懿慈聖皇后而作。后卒于至治二年，其後四年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蠻鏘西番咒語于居庸關崖石」。又其後四年歐陽玄天歷庚午寄諸弟詩：「薊門城頭過階塔，一行人通寶閣。今朝送客又還入，那忍更投名利閣。」（圭齋文集卷三）書街作階，過街塔之名蓋始見于此。居庸關亦名薊門關也。又其後十五年而石刻刻成，西壁漢文佛經末題云「至正五年歲次（此二字已泐）乙酉九月吉日，西蜀成都寶積寺僧德成書。」（東壁亦題云，「僧德成略口口文口筆授。」）

至顯亭林昌平山水記始有較詳之記載：

居庸關城之中有過街塔，臨南北大路，累石爲台，如譙樓而窺其下，以通車

馬。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統十二年賜名。下窾處刻佛像及經，有漢字，有番字。元史「泰安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蠻鑄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厓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時筆，而兀葛邏祿適賢詩序言「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三塔跨于通衢，車騎皆過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是元時有三塔，而顯氏所見，僅存其一。又塔台之上有泰安寺，而今復祀毀也。正統十二年賜寺名爲泰安，十五年林普賢重修，今尙存「正統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功德主信官林普賢發心修建」兩行二十二字，在東壁漢文之前。

塔形今不可考，僅餘台基如城門。門南北向，兩端刻魔鬼毒蛇花草之狀。台上雕欄尙存。洞內東西壁刻闍哨，加囉爾，土波，元國書，畏吾，中國，唐古等七種字咒頌。咒頌之兩旁，刻護世四天王像，東西各二。東西壁刻皆分上下兩部，上部橫列約佔面積十分之四，下部豎行約佔十分之六。上部橫列分上中下三層，上層五列，爲闍哨體之梵字。中層三列爲加囉爾字，即西番式之梵字。下層四列，是土波字，即西番

土伯特藏字。皆由左而右，橫讀。下部豎行分四段：由左向右第一段爲元國書，即思巴所製之新蒙古字。第二段畏吾兒字，即舊蒙古字，皆由左向右讀。其由右向左第一段爲中國漢字。第二段唐古字，即唐古特西夏國書，亦名河西字。皆由右向左讀。其蘭峭，加嘎爾，元國書，畏吾兒四種，奉寬氏有釋音（見史學年報二卷一號，居庸關元刻咒頌音補附考）。其西夏國書，羅福成氏有釋文（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居庸關石刻）。元代雕刻美術，罕傳于世。若斯佳刻，誠足珍也。

奉寬氏又辨塔臺咒頌實刻於至正五年而非刻於秦定三年，謂「起秦定三年迄至正五年，其間經歷二十寒暑，苟無事變發生，雖工作力求精審，亦未免過于曠持。」然歐陽玄諸弟詩言過街塔在天歷三年，則其建築當在天歷三年前。塔台內石壁蓋爲刻咒頌佛像而設，後十五年至至正五年而始刻之，似非事實所允許。苟未得更確實之證據。無寧根據顧亭林之說：「其刻甚多，非一時筆」之爲愈耳。

此塔之建成，與甘肅敦煌之莫高窟僅差三年。按莫高窟爲至正八年建，同爲胡元

雕刻文字之存留於今者。然其刻繪之精細，圖案之勻稱，此實遠過之。其花紋文字之拓片，早年由邦那巴（Rand Bonaparte）刊印于巴黎，頗為海外藝術史家所注意。塔下門洞內側由三折線構成，外圍則為半圓形，此種製作，西冷（Oswald Siren）指為殆受橋洞建築之影響。（見其所著中國古代藝術史建築部分頁六十七）。惜此塔基雕刻，日即剝落，如無適當保護，即不傾頹，行見此十四世紀之藝術鉅製之漸歸漸滅也。

二 雲岡

鄭振鐸

雲岡石窟的莊嚴偉大，是我們所不能想像得出的。（第二圖）必須到了那個地方，流連徘徊了幾天，幾月，才能夠給你以一個大略的美麗的輪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去看。你得仔細的去欣賞。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遠的不會得到雲岡的真相。雲岡決不會在你一次兩次的過訪之時，便會把整個的面目對你顯示出來的。每一個石窟，每一尊石像，每一個頭部，每一個姿態，甚至每一條衣襖，每一部的火輪或圖飾，都值得你仔細的流連觀賞，仔細的遠觀近察，仔細的分析研究。七十丈^尺，六十丈^尺的大佛，固然給你以弘偉的感覺，即小至一呎二呎，二呎三呎的人物，也並不給你以邈小不足觀的缺憾。全部分的結構，固然可稱是最大的一個雕刻的博物院，即就一洞，一方，一隅的氣分而研究之，也足以得着溫膩柔和，慈祥秀麗之感。他們各有一個完整的佈局。合之固極繁隨富麗。分之亦能自成一個局面。

假若你能夠了解，贊美希臘的雕刻，欣賞雅典處女廟的「浮雕」，假若你會在 Venus de Melo 像下，流連徘徊，不忍即去，看兩次，三次，數十次而還不知滿足者，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在雲岡徘徊個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

見到了雲岡，你就覺得對於下華嚴寺的那些美麗的塑像的讚嘆，是少見多怪。到過雲崗，再去看那些塑像，便會有些不足之感——雖然並不會以他們為變得醜陋。

說來不信，雲岡是離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遺物呢；有一部分還完好如新，雖然有一部分已被風和水所侵蝕而失去原形，還有一部分是被斫下去盜賣了。

那末被自然力或奸人們所破壞的完整部分，還夠得你讚嘆欣賞的，且仍還使你有應接不暇之概。入了一個佛洞，你便有如走入寶山，如走到山陰，珍異之多，山川之秀，竟使你不知先捨那件好，先看那一方面好。

曾走入一個大些的佛洞，剛在那裏仔細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忽然有一個聲音叫道：

「你看，那高壁上的倖佛是如何的美！」

剛剛回過頭去，又有一個聲音在叫道：

「那門柱上的金剛，（？）有五個頭的如何的顯得力和威！還有那無名的鳥，軀體是這樣的顯得有勁！」

「快看，這邊的小佛是那末恬美，座前的一匹馬，沒有頭的，一雙前腿跪在地上，那姿態是不曾在任何畫上和雕刻上見到呢」。

「啊，啊，一個奇蹟，那高高的壁上的一個女像，手執了水瓶的，還不活像是阿述利亞風的浮雕麼？那扁圓的臉部簡直是阿述帝國的浮雕的重現」。

這樣的此讚彼嘆，我怎樣能應付得來呢！趙君執着攝影機更是忙碌不堪。

但貪婪的眼和貪婪的心是一點不知倦的；看了一處，還要再看一處，看了一次，還要再看一次。

雲崗石窟的開始雕刻，在公元四五三年（魏興和二年）。那時，對於佛教的大迫

害方才除去，主張滅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誅。僧侶們又紛紛的在北朝主者的保護下活動着。這一年有高僧曇曜，來到宣武州的地方，開始掘洞雕佛像。曜所開的窟洞，只有五所。後來成了風氣，便陸續的擴大地域，增多窟洞。佛像也愈雕愈多，愈雕愈細緻。

魏書釋老志云：「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耶婆讚多浮隨離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及畫像迹。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後秦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丈，次六十丈，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又云：「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椽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

(均見卷一百十四)

又續高僧傳云：「元魏北台恆北石窟通樂寺沙門解曇曜傳：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鑑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夫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鑄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貞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帝旣心悔，誅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以和平三年壬寅）故於北台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並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卷一）

然這二書之所述，已可見開窟雕像的經過情形，不必更引他書。惟續高僧傳所

云：「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未免隣於誇大。武州山根本沒有綿延到三十餘里之長。至多不過五六里長。還是魏書釋老志所述「開窟五所」的話，最可靠。但龔開闢了此山不久，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聖地。在元魏遷都之前，魏書屢紀皇帝臨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

魏書顯祖記：「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公元四六七）以後又有七八次。

又魏書高祖記：「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以後又有三次。

但也不僅皇家在那裏開窟雕像；民間富人們和外國使者們也湊熱鬧的在那裏你開一窟，我雕一像的相競爭。就連日所得的碑刻看來，西頭的好幾個洞，都是民間集資雕成的。這消息，足徵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風不甚相同之故。因此，不久之後，武州山便成了極熱鬧的大佛場。

水經注「灑水」條下注云：

「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岩，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眞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澗錦鏡，綴自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接水經注撰於後魏太和，去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而已繁盛至此。所謂：「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澗錦鏡，綴自新眺」，決不是瞎讚。

大清一統志引山西通志：「石窠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終正光，歷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那十寺不知是那一代的建築，所謂元載云云，到底指的是元代呢，還指的是唐時宰相元載？或爲元魏二字之誤吧？雲崗石刻的作風，完全是元魏的，並沒有後代的作品參雜在內。則所

謂沉載一定是元魏之誤。十寺云云，也不會是虛無之談。正可和水經注的「山堂水殿，煙寺相望」的話相證。今日所見，石窟之下，是一片平原，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很像是人工所開闢的；則「十寺」的存在，無可懷疑。今所存者，僅一石窟寺，乃是清初所修的，石窟寺的最高處，和山頂相通的，另有一個古寺的遺構。惜通道已被堵塞，不能進去。又雲崗別墅之東，破壞最甚的那所大窟，其窟壁上有石孔，龕，都是明顯的架樑支柱的遺迹。此窟結構最爲弘偉。難道便是魏書釋老志所稱「泉」與中又構三級石佛圖」的故址所在麼？這是很有可能的。今尙見有極精美的兩個石柱，聳立在洞前。

經我們三日（十一日到十三日）的奔走周覽，全部武州山石窟的形勢，大略可知，武州山因其山脈的自然起訖，天然的分爲三個部分：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中有山澗將他們隔絕開。如站在武州河的對岸望過去，那脈絡的起訖是極爲分明的。今人所遊者大抵只爲中部；西部也間有遊者，東部則問津者最少。所謂東部，指的是，自

雲崗別墅以東的全部。東部包括的地域最廣，借破壞最甚，洞窟也較為零落。中部包括今日的雲崗別墅，石窟寺，五佛洞，一直到碧霞宮爲止，碧霞宮以西便算是西部了。中部自然是精華所在。西部雖也被古董販者糟蹋得不堪，却仍有極精美的雕刻物存在。

我們十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由大同車站動身，坐的仍是載重汽車。沿途道路，因爲被水冲壞的太多，剛剛修好，仍多崎嶇不平處。高坐在車上，被顛簸得頭暈心跳，有時猛然一跳，連坐椅都跳了起來。雙手緊握着車上的鐵條或邊欄，不敢放鬆一下，弄得雙臂痠痛不堪。沿武州河而行。中途憩觀音堂。堂前有三龍壁，也是明代物。駐紮在堂內的一位營長，指點給我們看道：「對山最高處便是馬武寨，中有水井，相傳是漢時馬武做強盜時所佔據的地方。惜中隔一水，山又太高，不能上去一遊」。

三十華里的路，足足走了一個半鐘頭。渡過武州河兩次，因汽車道是就河邊而造的。第一次渡過河後，頓即便叫道：

「雲岡看見了！那山邊有許多洞窟的就是」。

大家都很興奮。但我只顧着堅握鐵條，不遑探身外望，什麼也沒有見到；一半也因坐的地方不大好。

「看見佛字峪了，過了寒泉石窟了，」顏剛繼續的指點道，他在三個月之前剛來過一次。

啊，啊，現在我也看見，雲岡全景展布我們之前。幾個大佛的頭和肩也可遠遠的見到。我的心是怦怦的急跳着。想望了許久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藝術的寶窟，現在是要與牠相見了！

三時到雲岡。車停於石窟寺東鄰的雲岡別墅。這別墅是騎兵司令趙承綬氏建的。這時，他正在那裏避暑。因為我們去，他今天便要回大同讓給我們住幾天。這裏，一切的新式設備俱全——除了電燈外。

這一天只是草草的一遊。只到石窟寺（一作大佛寺）及五佛洞走走。別的地方都

沒有去。

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層高樓，才和這寺內的一尊大佛的頭部相對。四周都是黃的紅的藍的彩色，都是細緻的小佛像及佛飾。有點過於絢麗失真。這都是後人用泥彩修補的，修得很不好，特別是頭部，沒有一點是仿得像原形的。看來總覺得又稚弱又猥瑣，毫無有原刻的高華生動的氣勢。這洞內幾乎全部是彩畫過的，有的原來未燬壞的，其真容也被掩却。想來裝修不止一次。最後的一次是光緒十七年與和 王氏所修的。他「購買民院地點，裝采五佛洞，並修飾東西兩樓，金裝大佛金身」。不能不說與震崗有功，特別是購買民地，保存佛窟的一事。向西到五佛洞，也因被裝修彩繪而大失原形。反是幾個未被「裝彩」過的小洞，還保全着高華古朴的態度。

遊五佛洞時，有巡警跟隨着。這個區域是屬於他們管轄的；大佛寺的幾個窟，便是屬於寺僧管轄的。五佛洞西的幾個窟，有居民，可負保管之責。再西的無人居的地方，便索性用泥土封了洞口，在洞外寫道：「內有手溜彈，遊者小心！」（？）一類的

話。其實沒有被封閉的，無人看管的若干洞，也僅有好東西在那里。據巡長說，他們每夜都派人在外巡察。此地現已屬於古物保管會管轄，故比較的不像從前那樣容易破燬。

五佛洞西，有幾尊大佛的頭部，遠遠的可望見。很想立刻便去一遊。但暮色漸漸的籠罩上來，像在這古代寶窟之前，掛上了一層紗簾。我們只好打斷了遊興，回到雲岡別墅。

武州山下，靠近西部，爲雲岡堡，一名下堡，堡門上有迎薰懷遠二額，爲萬曆十四年所立。雲岡山上還有一座土城屹立於上，那便是雲岡堡的上堡明代以大同爲重鎮，此二堡皆爲邊防兵的駐所。

晚餐後，在別墅的小亭上閒談。東部的大佛窟，全在眼前。那兩個立柱還朦朧朧的可見。忽聽得山下人家有擊筑奏箏及吹笛的聲音；樂聲嗚嗚，托托的，時斷時續。我和頤剛及巨淵尋聲而往。聽說是娶親。正在一個古洞的前面，庭際搭了一個小

棚，有三個音樂家吹打。賀客不少。新娘盤膝的坐在炕上。

在這古窟寶洞之前，在這天黑星稀的時候，在當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便是經歷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聽得了這一聲聲的嗚嗚托托的樂調，這情懷是怎樣，可以分析呢？悽惋？眷戀？舒暢？憂鬱？沈悶？啊，這飄蕩着的輕紗似的無端的薄愁呀！啊，在羅馬鬪獸場見到黑衫黨聚會，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聽到土人們作樂，在雅典處女廟的古址上見旅客們乘汽車而過，是矛盾？是調和？這永古不能分析的輕紗似的薄愁的情懷！

歸來即睡。入睡了許久，中夜醒來，還聽見那梆子的托托和笛聲的嗚嗚。他們是徹夜的在奏樂。

十二日一早，我性急，便最先起身，迎着朝暾，獨自向東部去周覽各窟。沿着大道（這是驛車的道）向東直走，走過石窟寒泉，走過一道山澗，走過佛宇嶺。愈向東走，石窟愈少愈小。零零落落的簡直無可稱道。山澗邊，半山上有幾個古窟，攀登了

上去一看，那些窟裏是一無所有。直走到盡頭處，然後再回頭向西來，一窟一窟的細看。

最東的可稱道的一窟，當從「左雲交界處」的一個碑記的東邊算起。這一窟並不大。僅存一坐佛，面西，一手上舉，姿態尙好，但面部極模糊，蓋爲風霜雨露所侵剝的結果。

窟的前壁，向內的一部分，照例是保存得最好的，這個所在，非風勢雨力所能侵及，但也一無所有，刀斧斲削之痕，宛然猶在。大約是古董販子的竊盜的成績。

由此向西，中隔一山澗，地勢較低，即「左雲交界處」。道旁零零落落的小佛窟不少。雕刻的小佛隨處可見。一窟內有較大的立佛一，但極模糊。窟西，有一小窟，沙土滿中，一破棺埋在那裏，屍身的破藍衣已被狗拖出棺外，很可怕。然此窟小佛像也有不少窟外壁上有明人朱廷翰的題詩，字很大。由此往西，明人的題刻不少。但半皆字蹟剝落，不堪卒讀。在明代，此處或有一大廟，爲入雲岡的頭門，故題壁皆萃集於此。

西首有二洞，上下相連，皆被泥土所堵塞，想其中必有較完好的佛像，一大窟，在其西隣，也已被堵塞，但從洞外罅隙處，可見其中彩色黝紅，極爲古艷，一望而知是元魏時代所特有的鮮紅色及綠色，經過了一千五百餘年的風塵所侵所曝的結果，決不是後代的新的彩飾所能冒充得來的。徒在門外徘徊，不能入內。這裏便是所謂「石窟寒泉」。有一道清泉，由被堵塞的窟旁涓涓的流出，流量極微。窟上有「雲深處」及「山水清音」二石刻，大約也是明人的手筆。

西邊有一洞，可入。洞中有一方形的立柱，高約八尺。一佛東向，一佛西向，又一佛西南向，皆模糊不清。西南向者且爲泥土所修補的，形態全非，所雕立的，坐的，盤膝的小佛像甚多。但不是模糊，便是頭部或連身部俱被盜去。

再西爲碧霞洞（並非原名，亦明人所題），窟門有六，規模不少。窟內一無存，多斧鑿痕，當然也是被盜的結果。自此以西，便沒有石刻可見。頗疑自「左雲交界處白西利碧霞洞」，原是以石窟寒泉那個大窟的中心的一組的石洞。在明代，大約這裏是

士人們來往最爲繁密的地方，或窟下的平原上，本有一所大廟，可供士大夫往來住宿的。然今則成爲雲岡最寥落，最殘破的一部分了。

碧霞洞以西，是另成一個局面的結構。那結構的規模的弘偉，在雲岡諸窟中，當爲第一。數十丈的山壁上，鑿有三層的佛像，每層的中間。皆有石孔，當然是支架樑木的所在。故這裏在從前至少是一所高在三層以上的大梵刹。顧剛說：「這裏便是劉孝標的譯經台。」正中是一個大佛窟，窟前有二方形立柱，雖柱上雕刻皆已模糊不可辨識，那希臘風的人形，雕刻的格局，却是一看便知的。大窟的兩旁各有一窟，規模也殊不小。和這東西二窟相連的，更有數不清的小窟小龕。惜高處無法攀緣而上，只能周覽最下層的一部分。

一進了正中的那個大窟，霧土之氣便觸鼻而來，還夾着不少鴿糞的特有的臭味。脫落的鴿翎，滿地都是。有什麼動物，咕咕咕的在低鳴着。拍拍的一撲着翼，成羣的飛了出來，那都是野鴿。地上很潮濕。積滿了古塵，泥屑和石屑。陰陰的，溫度很低

冷，如入了地下的古墓室。但一抬起頭來，却見的是耀眼的偉大的雕刻物。正中是一尊大佛，總有六十多丈高，是坐像。旁有二尊菩薩的大像，侍立着。諸像腰部以下皆剝落不堪，連形態都不存。但上半身却仍是完好如新。那頭部美妙莊嚴，讚之不盡。反較大佛寺，五佛洞諸大佛之曾經修補者爲更真朴可愛。這是東部唯一的一尊大佛。但除此三大像外，這大窟中是空無所有，後壁及東西壁皆被風勢及水力或人工所削平，連半點模糊的雕像的形狀都看不到。壁上濕漉漉，一抹便是一手指的濕的細塵。窟口的向內的壁上，也平平的不存一物。惟一條條的極整齊的斧鑿痕還很清顯的在那裏，一定是近十餘年來工人破壞的遺跡。

東邊的一窟，其中也被破壞得無一物存在。地上堆積了不少的由壁上脫落下來的小石塊被古塵沾滿，和泥土成了同色，大約不是近數十年來之所爲的。

西邊的一窟，雖也破敗不堪，却還有些浮雕可見到。窟小籠裏，遺物還不少。這西窟的東壁爲泥土所堵塞，西壁及南壁，浮雕尙有規模可見。窟頂上刻有「飛天」

不少。那半裸體的在空中飛舞着的姿態，是除了希臘浮雕外，他處少見的，肉體的豐滿柔和，手足腰支的曲線的圓融生動，都不是東方諸國的古石刻上所有的。我抬了頭，站在那裏，好久沒有移開。有時，換了一個方向去看。但無論在那個方向看去，那美妙圓融的姿態總是令人滿意，讚賞的。

由此窟向西，可通另一窟，也是一個相連的副窟。我們可稱牠爲西窟第二洞。洞中有三尊坐佛，皆盤膝而坐。這個布置，在諸窟中不多見。東壁的浮雕皆比較的完整。後壁及西壁則皆模糊不堪。

如果把這以大佛窟爲中心的一組洞窟恢復起來，其弘偉是有過於其西隣的大佛寺的。可惜過於殘破，要恢復也不可能。我疑心魏書釋老志上所說，皇輿中構的三級石佛圖，其遺址便在此處。此地曾經住過人，近代建的窰式的穹形洞尚存數所。

由此向西，不多數步，便是一道山澗，或小山峽，隔開了雲岡別墅和這大佛窟的相連。

從雲岡別墅開始向西走，便是中部。

中部又可分爲五個部分來說。

我依舊是獨自一個人由雲岡別墅繼續的向西走；他們都已出發到西頭去遊了。

第一部分是雲岡別墅。別墅的原址是否爲一大洞佛，抑係由平地填高的了，今已不能查考。但別墅之後，今尙有好幾個石窟，窟內有一佛的，有二佛對坐的，俱被風霜侵蝕得不成形體。小雕像也幾於無存。但在那些洞佛中，還堆着不少燒泥的屋瓦和簷飾。顯然的這別墅的原址，本是一座小廟。或竟是連合在大佛寺中的一個東偏院。惜不及詳問大佛寺的住持以究竟。那些佛窟，決不能獨立成爲一組，也當是大佛寺的大佛窟的東邊的幾個副窟。但爲方便計，姑算牠作中部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包括大佛寺內的兩個大窟。這二窟的前面，各有一樓，高各三層，第三層上有遊廊可相通達。三樓之上，更有最高的一層彷彿另有梯級可通，却尋不到。前面已經說過，大約是較此樓更古的一個建築物。

第一窟通稱爲大佛殿：殿前有咸豐辛酉重修碑，有不知年月滿文碑，有同治十二年及光緒二年的滿文碑。又有明萬曆間吳氏的一個刻石。無更古者。

入殿後，冷氣颯颯由窟中出。和尚手執一把香燃點起來，爲照看雕像之用。樓下一層很黑暗，非用火光，看不到什麼，正中是一尊大佛，高約六十丈，身上都裝了金。四壁浮雕，都被塗飾上新的彩色。且凡原像模糊不清，或已失去之處，皆一一以彩泥爲之補塑。怪不調和的。第二層樓上，光線較好，壁上也多半都是彩泥的佛像。站在這樓，正對大佛的胸部。到了三層樓上，方才和大佛的頭部相對。大佛究竟還完好，故雖裝了金，還不失其美妙慈祥的面姿。

第二窟俗稱如來殿。窟中也極黑暗，結構和大佛殿大不相同。正中是一個方形立柱，每一面有一立佛，像支柱似的站着，柱上雕得極細。但有一佛，已毀，爲彩泥所補塑。北壁爲泉水所侵害，僅模糊可辨人形。東西壁尙完好，修補較少，較大佛殿稍存原形。登上了三樓，有一木橋可通那四方柱的第二層。這一層雕刻的是四尊坐佛，

四邊浮雕極多，皆是侍像及花飾，有極美者。這立方柱當是雲岡最完好的最精緻的一個。

第三部分包括所謂「彌勒殿」及佛窟洞的二窟；這二窟介於大佛寺和五佛洞之間，幾成了甌脫之地，無人經營。彌勒殿前有額曰：「西來第一山」，爲順治四年馬國柱所題。那結構又自不同。正壁有二佛對坐着，像在談經。其上層則爲三尊佛像。其東西二壁各有八佛龕；每龕的幃飾，各有不同；都極生動可愛。有的是圓幃半懸，有的是繡帶輕飄，無不柔輾圓和，一點石刻的生硬之感也沒有。頂壁的「飛天」及蓮花最爲完整。六朵蓮花，以雕柱隔爲六部。每一朵蓮花，四周皆繞以正在飛行的半裸體的「飛天」，隔柱上也都雕刻着「飛天」總有四十位飛天，那姿態却沒有一個相同的；處處都是美，都是最圓融的曲線。那設計和雕工，是世界上最不多見的。更好的是這窟中的雕像，全爲原形，未經後人塗飾。

佛窟洞在其西，破壞已甚。觀其結構的形勢，當和彌勒殿完全相同。惟無後殿，

規模較小。正中的一佛，爲後人用彩泥補塑的。原來，照其佛龕的布置及大小，當也是二佛對坐談經的姿態。

此殿前面，本來有樓，已塌毀。窟門在右，一邊有五頭佛，一邊有三頭佛，都顯出有威力和嚴肅的樣子，似是把守門口的神道們，同時用來作支柱的。窟外壁上，有浮雕的痕迹甚多，惜剝落殆甚，極爲模糊。以上二窟，似也爲大佛洞的西首的副窟。第四部分就是俗稱的五佛洞；不知爲什麼這五佛洞保護得格外周密。有巡警室在其口外。遊人入內，必有一警士隨之而入。其實，這一部分被裝修塗改最利害，遠不及彌勒殿和如來殿的天然秀麗。

說是五佛洞，其實却有六個大窟。最東的一窟，分隔爲三進。結構其類大佛殿。正中有大佛一，高亦有五十餘丈，尙完好。後壁低而潮濕，雕像毀敗已甚。前窟的許多浮雕都被塗飾得不成形狀。但也有尙存原形的。

西爲第二窟，結構略同前窟，大佛已燬去。到處都是新修新飾的色彩。惟高處

的「飛天」及立佛尚有北魏的典型。

再西爲第三窟，內部較小，結構同如來殿，中爲一方形立柱，一方各雕着一佛。四壁皆新修新飾者，原有浮雕皆被彩泥填平，幾乎是整個重畫過。

再西爲第四窟，較大，有兩進，外進有四支塔形的支柱，極挺秀，尙未失原形。第二進則完全被塗飾改造過。疑其結構本同彌勒殿，正中的佛龕，原分上下二層，上層爲三佛，下層爲二坐佛。但今則上下二龕都僅坐着泥塑的二佛，以三佛及二佛的寬敞的地位。安置了一佛，自然要顯得大而無當。再西有第五窟，結構同大佛殿。大佛高約五十丈，盤膝而坐。四壁多爲新修飾的彩色泥像。

又西爲第六窟。此窟內部已全燬，空無所有，故後人修補，亦不及之。僅窟門的內部，浮雕尙完好。西邊即爲一道泥牆，和寺外相隔絕。但此窟的外壁，小佛龕頗多，有幾尊尙完整的佛像，那座態的秀美，而姿的清俊，是諸窟內所罕見的。惜頭部失去的太多。

再往西走，要出大佛寺，繞過五佛洞的外牆，才是中部的第五部分。這一部分的雕像，我認爲最美好，最崇高；却沒有人加以保護，任其曝露於天空，任其夷爲民居，任其給農民們作爲存放稻草及農具之處所，其尙得保存到現在的樣子，實在是僥倖之至。到這幾個佛窟去，我們都得叩了農民們的大門進去。有時，主人不在家，便要費了大事。有一次，遇到一個病人，躺在床上起不來，沒法開門，只好不進去。直等到第二次去，方才看到。

這一部分的第一大窟亦爲一大佛洞，洞中有大佛一，高在六十尺^尺以上，遠遠的便可望見其肩部及頭部。壁上的浮雕也有一部分可見到。洞門却被泥牆所堵塞，沒法進去。此窟東邊，有二小窟；最東一窟有二坐佛，對坐談經，却敗壞已甚。較近的一窟也被堵塞。隱隱約約的看見其中的彩色古艷的許多浮雕，心怦怦動，極力要設法進去一看而不可能。窟外數十丈的高壁上滿雕着小佛像，不知其幾千幾百。功力之偉大，嘆觀止矣！

向西爲第二大窟。這一窟，也在民居的屋後，保存得甚好。正中爲一大座佛，高亦在六十丈左右。兩壁有二佛像，一立一座。此二像的頂上，其「寶蓋」却是雕成像戲院包廂似的。三壁的浮雕，也皆完好。

再西也爲一大窟。(第三窟)正中一大佛爲立像，高約七十丈，體貌莊嚴之至。袈裟披在身上；而袈裟上却刻了無數的小佛像，像雖小而姿態却無粗率草陋者。兩旁有四立佛。東壁的二立佛間，諸雕像都極雋好。特別是一個披袈裟而手執水瓶的一像，面貌極似阿述利亞人，袈裟上的紅色，至今尙新艷無比。這一像似最可注意。

窟門口的西壁上，有刻石一方，題云：「大姑姑……可登口口斯口口鼓之口嘗口口以資徵福。谷渾口方妙口」每行約十字，共約二十餘行，今可辨者不到二十字耳。然極重要。大姑姑即蠕蠕國。這在魏的歷史上是極重要的一個發見。姑姑國竟到雲岡來雕像求福，這可見此地不久時候，便已成了東亞的一個聖地了。

再西爲第四大窟。破壞最甚。一大佛盤膝而坐，曝露在天日中。左右有二大佛

龕，尚有一二壁的浮雕還完好。因爲此處光線較好，故遊人們都在此大佛之下攝影。據說，此像最高，從頂至踵，有七十丈^尺以上。

再西爲第五大窟，亦有一大坐佛，高約六十丈^尺。東西壁各有一立佛。西壁的二佛已被燬去。

由此再往西走，便都是些小像小龕了：在那些小龕小像裏，却時時的可發現極美麗的雕刻。各像坐的姿態，最爲不同，有盤膝而坐者，有交膝而坐者，有一膝支於他膝上，而一手支頤而坐者。處處都是最好的雕像的陳列所。惜頭部被竊者甚多，甚至有連整個小龕都被鑿下的。

到了碧霞宮止，中部便告了段落。碧霞宮爲嘉慶十年所修，兩壁有壁畫，是水墨的，畫得很生動。

頗疑中部的第五部分的相連續的五個大窟，便是曇曜最初所開闢的五窟。五尊大佛像是曜時所雕刻的，其壁上及前後左右的浮雕及侍像，也許是當地官民及外國人

所捐助的。也未必是一時所能立即完全雕刻好。每一個大窟，其經營必定是很費工夫的。無力的或力量小些的人民，便在窟外雕個小龕，或開闢一小窟，以求消災獲福。

西部是從碧霞宮以西直到武州山的盡西頭處。山勢漸漸的向西平衍下去，最西處，恰爲武州河的一曲所擁抱着。

這一路向西走，共有二十多個洞窟，規模都不甚大。愈向西走，愈見龕小，且也愈見其零落，正和東部的東首相同。故以中部的第三部分，假設爲曇曜最初所選擇而開闢的五窟，是很有可能的。那地位恰在正中。

西部的二十餘窟，被古董販子斫去佛頭不少。幾個較好的佛窟，又都被堵塞住了。而以「內有手溜彈」來嚇唬你。那些佛像，有原來的彩色尙完整存在者。坐佛的姿勢，雋好者不少。立像的衣襖，有翩翩欲活的，在中段的地方，一連四個洞，俱被堵塞，而標曰「內有手溜彈。」西部從罅中望進去，那頂壁的色彩是那樣的古艷可喜！

西隣爲一大窟，土人說，內爲一石塔。山外望之，頂壁的色彩也極雋美。再西有

一佛龕，佛像已被風雨所侵剝，而龕上的懸幃却是細膩輕軟若可以手攬取。

再西的各小窟及各龕則大都破敗糝糊，無足多述。

這樣的匆匆的巡覽了一遍，已經是過了一整天，連吃午飯的時間都忘記了。

把雲岡諸石窟的大勢綜覽了一下，如以中部的第五部分爲中心，則今日的大佛寺，五佛洞和東部的大佛圖的遺址，都是極弘大的另成段落的一部分。

高到五十丈至七十丈的大佛，或坐或立的，計東部有一尊，中部的大佛寺有一尊，五佛洞現存二尊（或嘗有三尊，一尊已燬。）連同中部的第五部分五尊，共只有九尊或十尊。山西通志所謂的十二龕及一說的所謂的二十尊，都是不可靠的。

這一夜終夜的惶惶於被堵塞的那幾個大窟的內容。恰好，第二天，趙司令來到別墅。我們和他商議打開洞門的事。他說：「那很容易，吩咐他們打開就是了。」不料和看守的巡長一商量，却有許多的麻煩。非會同大同縣的代表，古物保管會的代表及本地的村長村副眼同打開，眼同封上不可。說了許久，巡長方允召集了村長副去打開

洞門。先打東部石窟寒泉的一洞。他們取了長梯，只拆去最高的牆頭的一段。高高的站在梯頭向下望，實在看不清楚。跳又跳不下去。這洞內是一座石塔，塔的背後，有佛像因爲忙亂了半天，還只開了一個洞，便只好放棄了打開西部各洞的計劃，一半也因爲打開了，負責任太大。

十三日的下午，一吃過飯，便到武州山的山頂上去開遊。從雲岡別墅的東首山路走上去，不一會便到了「雲岡東岡龍王廟斗母宮」，其中空無人居。過此，走入山頂的大平原。這平原約有數十頃大小，上有和尙的墳塔三座，一爲萬曆時的，一爲康熙時的，其一的銘誌看不清了。有農人在那裏種麥種菜。我們又向西走，進入雲岡堡的上堡，堡裏連一間破屋都沒有，都夷爲菜圃麥田，有一人裸了全身在耙地。望見遠山上烽火台好幾座綿綿不斷，前後相望。大概都是明代所建的。

再向西走，到了玉皇閣，那也是一個小廟，空無人居。由此廟向下走，下了山頭，便是武州河邊。「斷岸千尺，江流有聲，」正足以形容這個地方的景色。

下午四時，動身回大同，仍坐的載重汽車。大雨點已經開始落下。但不久便放晴。下了不過十多分鐘的雨，不料沿途從山上奔流下來的雨水，却成了滔滔的洪流，冲壞了好幾處大道，汽車勉強的冒險而過。

到了一個橋邊，山洪都從橋面上冲下去，激水奔騰，氣勢極盛，成了一道濁流的瀑布，哄哄嚙嚙之聲，震撼得人心跳。被阻在那裏，二十多分鐘，這道瀑布方才勢緩聲低。汽車才得駛過。

沒有經過這種情形的，簡直想不到所謂「山洪暴發」的情形是如何的可怕。過了觀音堂，汽車本來是在乾的河床上走的；這次却要在急水中走着了。

——七月十三夜十二時半寄於大同

三、大青山

蔣恩鈞

朝夕對着大青山，看白雲自在的來去。我癡癡地想到遠去，不知聽誰說的，後山就是外蒙古，那裏駱駝伴着晨昏，蒙古包嚴嚴的避去了無情的風沙；綏遠幸有大青山做了屏障，不然也是一片沙漠少有人來。我幻夢着，那單純的沙漠生涯，真想能飛身去看一看。因此忽發奇想的向陳先生說：「我要跑上大青山顛，看一看後山蒙古的情形。」陳先生大笑我孩子般可笑的話：「小姐蒙古可離得遠呢，大青山橫着至少有二百里地，」我自己也啞然失笑了，我滿以為，這且在眼前的一幅屏障，刻劃在天地間，只薄薄的蜿蜒着間隔了內外。立在這看得見的山頭上，那邊是無限的原野，長着高與人齊的雜草，成羣的野馬自由奔馳，萬千匹綿羊隱在草叢中，用她們瑣碎的小嘴齧着草根。再向北，才是漫天蓋地的沙漠，沙裏深深印出了駱駝的踪跡，蒙古包似的星羅棋布着，……大家全笑我這種氣的描述，張君說：「好吧，我明天陪你跑上山

顛看看你夢中的蒙古吧。」當時同學霍君也在座，用嚮導式的口吻說：「真的，大清仙也真不可不遊呢，雄偉秀麗得很，我們明天上哈拉沁去吧！」當時議定明晨三點起身，乘太陽沒有升起時，我們就趕路，可以在山裏玩一天，待太陽下山時，我們再走回來。

一夜着上心事，恨不得天馬上就亮，聽着前院的雞啼了，時候已到了二點半，我躡手躡腳的起了床。走下樓，擰開電燈，洗臉的時候，才聽到陳先生也起來了，正在喊醒昨夜留宿在客室的張君和霍君。大家打着手勢說話，我忍不住要笑。開出門，一股寒氣襲人，天上淡淡的有點光，西天還亮着星。我們都背上了一頂草帽，穿着跑鞋，帶上水瓶，行軍般的出發了。

柳葉梢頭滴下冷冷的露水，草地把鞋都浸濕了，脚上只覺得冷。圍門外，馬路上，死一般的靜寂，遠山近樹都裹在晨霧裏，氤氳難分，我們調整了脚步，開始大聲說話了。大家還看不清各人的臉，而喜悅的聲音是這樣清晰的蕩漾開去。街頭倦倚着

的警察似乎在吃驚，我們依然笑着談着；一路往北去。各家門裏的狗在狂吠了，遠處也傳來了雞啼，空中偶然掠過一兩隻飛鳥。

敵不住輕寒，我們同意跑步起來，小教場那面正好吹起軍笛，披戴着殘月晨星，我們自由得像一羣鳥在飛翔，穿過平綏路局職員的住戶區，折向東，跳過小山岡，苗圃黑黑的橫在面前，東方隱露出幾片紅光，山頭的雲氣也化開了。

苗圃有幾十畝地大，洋杉來道，兩旁一色種着高過人頭一二尺的樹苗。我們跑得剛出一身汗，現在涼涼的在萬千樹苗間穿過，神情一清。行着深深呼吸，不知不覺的已走到盡頭了。

空氣清得像水樣。往北有着騾車大道，田裏偶長着短短的麥，成片的原野，酣睡似的蓋上閉飛一兩縷紅光的天空。天上既沒有什麼聲息，地下又這般寧靜，我們也乏了般說不出一句話，只聽得齊一的脚步，叩着地在回響。面前繞着山；回頭，綏遠城隱在藹藹的林木中，天際一羣雁，悄然橫渡；沙裏，兩瓣式的駱駝蹄印上，新加了我

們的踪跡。漸漸地西天嬌羞似的升上了紅暈，山也在紫漲着臉，東方却依然寂寞無動。

一個村子出現了，我們斜穿過牧場，輕聲的走去，像走在墟墓裏，沒有一點回響，土牆圍繞的圓門都深深緊閉着，我們却跑到歧途了，沒處問詢。隱約裏，往北四五里還有一個小村子，村後是一座桃紅色的山，雲氣像烟霧般的在吐出，我們也不管是否去哈拉沁的正途，拋下向東平坦無奇的大道，奔向這「桃色的雲」去了。

這四五里地看來是夠我們走的。路旁偶然孤伶伶插出一兩棵柳樹，從不見這樣淒涼情況。我似乎看到柳樹在垂頭嘆息，不然，又那來這輕吁般的聲音，微吐出的氣息？大地的清晨原是這般寂寥啊！好容易走近了，村裏傳出了激昂的驢鳴，震動了遠山；雞也在尖聲啼喚了；狗倦了一般的呼應一兩聲。各人似乎引起了不同的感懷，聽陳先生悠悠然吟着「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我不禁低頭憶起了故鄉。

東方已通紅了，我們期待着太陽正從山頭出來。一臉的笑，射得各人身上都裝滿了紅光。山却離我們還這般遠。荷着短鋤的農人驅着一頭牛剛從村裏出來，正迎向太

陽走，我們容易遇到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了，遙喚聲「老漢」，張君已一個箭步趕了去。只見他回身，把兩手一擺，我們知道走了冤路了。「老漢」說，從前村就該往東走的，這裏是紅山口，哈拉沁在東邊，過去還有十多里路呢，我們繞了個灣，冤走入九里路了。陳先生解嘲似的說：「君子行不由徑，其方也宜。」大家一笑。

剛出山的陽光一點也不畏人，地底的水氣正霧般上蒸。微微出着汗，我們不覺得是盛夏七月的晝行，一口氣，跑了將近十里路，一片照牆阻了去路；照牆邊一棵大榆樹遮有半畝田大，樹根前停着騾車，幾個農人在閒吸着旱烟。我們也走到樹下歇一歇脚。問知前邊就是哈拉沁了，這照牆是鎮壓一村風水的。

哈拉沁半倚着山，一道山泉傍引，萬樹千枝遮蓋着全村，看來是十分富庶的。婦人們在泉傍擣衣，綠蔭襯露着她們的紅背裙，大概在閒閒的講些瑣事。山石綴疊的牆上，一家家畫着白圓圈兒，防山上野狼入室損害家畜的。一羣羣小綿羊像嬌羞的閨女，看見人來，腩腆的在喚「媽」，山頭的風只微微地吹動着萬千柳絲，村人們正集

在茶館裏喝早茶，聽昨天從後山來到此地的商人，講一路的見聞呢。我們在柳樹邊坐下了，臨近青山，才知青山也濯濯，只長着些荊棘，山上祇有一兩條白線般的路，好似引入青天。

這小村子有一里多長。沿流泉向東走，經過村廟，折向北去，一路都是山石，留有斑斑的水痕。據說驟雨欲來的時候，常是山先咆哮起來，接着大雨奔騰，山石應着雷聲往下冲，山頭的水都從山澗擠出，有時一隊駱駝，剛行在兩山間，沒處躲藏，順水冲散。雨止時，村人常能揀到摧毀的殘物。因此行人也常備戒心，我們抬頭看看，天青得沒有一絲雲，都釋然笑了起來。如今沿村子一帶正在趕修堤岸，預防那暴發的夏雨和山洪。

走下堤岸，看泉水分披着往下流，漸漸的走近山口，水也闊了。兩邊是山，泉水潺湲的流，我不禁在山石上跳着往前走。忽然幾十棵參天大柳樹遮住了去路，我驚嘆起來，大家也稱好。我們沿着水邊，穿過柳林，才繞一個灣，已到了另一番天地了。

兩邊是聳入雲霄的山壁，泉水淙淙發響，山迴路轉，蜿蜒深去，不知源從何處來。窈君等都四散着向各處找瀑布去了，我慢慢沿着水邊走，漸漸的他們都小到看不見了，偶而背着的草帽閃着一點白光在移動。

水彎到岩石下，太陽躲在山後，清涼撲面，我看見了流泉裏自己的影子。扶着突出的岩角，顛起脚尖，走在橫臥水面的石子上，我又渡過對岸了。獨自在驚喜。入山愈深，水愈廣愈清，景色更曲折，山更插天奇立。四顧無人，只有長腳的野鳥，臨流顧影唼唼，待我輕輕走到近處，一聲振翼飛向山顛去了。偶然有三五小魚在石縫裏穿行。我這時才想到脫下鞋襪，打一個結子背在肩上。探下水，掩不住笑的涉水前去。流泉急得很，水在腿上滑滑潑潑的瀉過。脚下五彩山石，映着陽光，泛出了嬌媚的鱗形花紋，我有點不敢把它踏碎，然而踏下去，山石的尖角也真刺人，這崎嶇奔放的路才不好走呢。只有走上細沙鋪綴的支流，這才軟得像走在天鵝絨的地氈上一樣。水風悄然吹動我的鬚髮，我真希望有這樣一條走不完的路，讓我獨自走去，我遺忘了一切。

遠地忽傳來了呼哨的聲音，抬頭看見遠遠的有白巾在飛揚，我也只得揮手招呼起來，怕他們等待，只好快走，而脚下越發難行了，待前面的人影移來越大的時候，才知道陳先生也正在水中走來呢！相見大笑。他又告訴我，霍君等已找到瀑布了，叫我快點去，他們已在試着爬上山去了。

遠看只有一條線，人形像螞蟻似的在動，瀑布在山凹裏。待走近，已聽到洪濤似的巨聲了，萬千匹白練從天下降。張君和霍君正攀在半山腰裏，傍着瀑布，身體像「壁虎」似的平貼着往上爬。四邊草色，十分的鮮麗，雜着些野花，更是嬌豔欲滴。張君回過頭，似乎看見了我們，揮一揮手意思叫我們上去。而兩脚一斜，幾乎滑下來，我唬得作不出聲。看張君好似喘息定了，才攀着樹枝叉，開始往上爬，這時霍君快到山巔了。陳先生慫恿我上去，我正想「冒一冒險」呢，穿上鞋，緊一緊腰帶，我先陳先生攀在瀑布旁了。看水勢排山倒海的往下衝，激起的浪花怒爪般撲上人身，濤聲像萬千個響雷擠在一起發放，不免心忡。我不敢回頭看，只有大胆細心的往上爬。喘息

着，伏住身，看見上面正在揮手，我定一定神，移動右手，左腳踏上半步，再是左手攀前，右脚擺動的往上去。額上流下汗，太陽映着水光透到背上，我恨不得飛身一步就上了山顛。直到聽見霍君等歡呼的聲音，才知道半天的攀援已得到成功了。隨着陳先生也上來了。驚神方定，才看到山上還有層層疊疊的高山，大家都已精疲力竭，覺到山陰，急於歇息下了。頭枕山石，看瀑布從天下垂，琮琤聲裏，我們悠然各述自己的「偉跡」。談笑着說：「要是一失足，可就沒有命了」。

快近中午時分，我們才沿小道走下山。剛是一羣駱駝負着重載從北而來，鈴聲在山谷裏迴響着。駱駝腳上的軟毛都黏濕了。却昂着頭，依然一步一步安詳的走去，留下駝鈴聲，空寂裏叩上心頭。

我又赤着脚在水裏掬石子，張君和霍君在賭飛石片，一聲聲颼颼的響，接着是四山在回應；陳先生在把泉流圍起來，冰上帶來的水菓。忽地我眼前紅光一閃，陳先生叫着說：「一只蘋果逃走了。」我急忙返身，看它後浪逐前浪的往下流，我不管石子

刺痛脚，摸魚似的追了前去，陳先生在後面說：「別追了，留心滑倒，」我還是上前眼着將到手了，它又從石縫裏轉個漚流去了。追了好一段路才追上。失去了的東西再找回來時，是如何的可喜呢！大家圍着一塊方石開餐時，我多分得了一隻蘋果。

餐後各據着斜坡的大石，用帽子蓋上臉，朦朧裏聽着泉聲，哼着熟習的歌曲，不知自己是睡是醒。

直到太陽偏西的時候，我們才戀戀不捨的緩步從兩山間沿着泉水出來。大家似乎引起了倦感，都在感慨起來。我對這大青山却只有感謝，對造物者更是凝神頌讚，我還謝靈君等賜我這次暢遊。不知這一生再有重覓這舊跡的一天否？「唯願能再來，」在最後一瞥中，我向自己在叮嚀，在默禱。走出山，柳樹梢頭剛好灑遍了金光，天際飛滿了霞影，太陽正在山頭含着一個神秘的笑。一列南下的車拖着白烟遠去了！

四昭君墓

鄭振鐸

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半早餐后，出發游昭君墓（第三關）。墓在綏遠城南二十里。希白，雷小姐他們都騎馬去。我因為沒有騎過馬，只好坐轎車。車很干淨，三面皆爲黑色的紗窗。但道路崎嶇不平，車軸又無彈簧，身體顛播得利害。隻手緊握着車窗或車門，不敢一刻疏忽，一疏忽，不是頭被撞痛，便是手臂或腿部膨的一聲，被撞在車門上。有時，猛的一撞，心胆俱裂，百骸若散。好在車輪很高，相距亦闊，還不至演出覆車的危險。有馬隊四人，帶了手提機關鎗，來保護我們；因為前日城內出過一案。騾夫走得很慢，騎馬的人不時的休息下來等着我們。十時三刻，才到小黑河。水不深，還不到尺。十一時一刻，到民豐渠。濁流湍急，不測深淺，渡河時。人人皆惴惴危懼。一個從者的馬匹倒了下去，騎者渾身俱濕。幸渠身不大寬，河水也至多只有兩尺多深。大家都不曾再出危險。騾車也安穩的渡過。據說，春時，汽車可達，此

時水深，除馬及騾車外，無法渡過。十一時三刻到昭君墓。墓甚高，據說有二十丈，周圍數十畝。土色特黑，草色青翠，多半是香蒿，高及人腰，香味極烈。墓前列碑七八座，最古者爲道光十一年長白昇濱所書之『漢明妃塚』及他的碑陰的題詩。次有道光十三年長白，珠瀾的碑。次有戊申年著英的碑。此外皆民國時代的新碑。民國十二年的馬福祥的墓碑云：『遼史地理志：豐州下則直書曰青塚，即王昭君墓。據此則昭君墓之在豐州，已無疑義。又考清初張文端使俄行程錄云：『歸化城南有青塚……塚前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又有綠琉璃瓦礫狼籍，似享殿遺址。』民國十九年馮曦的一碑，最爲重要：

『歲庚午，清明後十日，海澱李公召集軍政各長議定植樹塚右。始掘土獲梵文經卷，隨風湮滅。旣而石虎，木柱現，而零星琉璃瓦，碧苔壘篆，猶不可更僕數。知古人於冢實有右大招提在』。

馮氏所推測的大致很對。張氏所云，享殿遺址，必是大招提的遺址無疑。『中國

所製，以賜明妃者也，」語尤無根。惟清初已破敗至此，則此遺址至晚必爲遼金時代的遺物。惜未獲碑文，無從斷定。但此塚孤聳于平原上，勢頗險峻，如果不是古代一個瞭望台，則也許是一個古墓，至于是否昭君之墓，則不可知了。他日也許能夠發掘一次以定之。此塚台或古墓的時代當較右有的廟宇爲古。石虎一隻，今尙倒在田間，極粗朴，似非名貴之物。昭君墓，包頭附近尙有一座。（聞西陲更有一座）依常理推之，漢時綏歸，尙爲中土，明妃決不會葬在這個地方的。但青塚之說，唐人的王昭君變文裏已提及之，有「青塚寂遠，多經歲月」的話，元人馬致遠有沈黑水明妃青塚恨，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一劇，黑水青塚，皆見於此。塚南的大黑河殆即所謂黑水，（元曲選說白中，指黑水爲黑龍江萬無是理。）其後明人的和我記，青塚記諸傳奇也都坐實青塚之說。究竟有此富于詩意的古址，留人憑吊，也殊不惡。休息了一會，即登塚上。僅有小路，沿山邊而上寬僅容足，一邊即爲壁立數丈的空際。「一失足成千古恨，」走時，很小心。半山有極大的大仙祠一所。據說，中爲一洞，甚深。從前游

人們常從大仙借碗及喝水。今已不能借到了，聞之，爲之一笑。塚上白土披離，似爲兩衝刷的結果。僅有此方丈之地不生草。四邊仍爲黑土及綠草。南望，即大黑河，今已枯淺。北望大青山脈，綿延不斷，爲歸綏的天然屏障。西北方即歸綏的新舊城所在。太陽光很猛烈。徘徊了一會，方下山。在碑陰喝水，吃輕便的午飯。我先坐騾車走。回望昭君墓，僅見如三角台形似的一堆綠色土阜。同行的王副官說，這青塚，冬天草枯時，也并不顯出土色，遠望仍是青的。騾夫也說，青塚一日有三變，一變似饅頭，再變爲蓋碗。第三變則他已忘記了。

這一天實在太辛苦了。爲了這末一個土阜或古墓，實在不值得寫這封信。但又不
能不對你訴苦雙腿爲了支配的不得當，或盤膝，或伸直，直被顛播得走路都抬不起
來，輕輕的好像大病方愈。

最後，還有一件事要說。到昭君墓去的途中，見有不少德政碑。又有禱神廟一
所，在路右，已被爛不堪，爲乞丐們所佔據。然在門外望之，神像雖已不存，而兩壁

西北勝蹟

五〇

的壁畫頗佳，皆隋代表冠，作迎親送親的喜祥之進行隊，是壁畫中所僅見者。

五、麥達召

容 庚

八月廿四十二時，傳作義主席請午飯，飯罷，借費神父至公醫院參觀。吳文藻先生至綏遠車站與站長商余等赴麥達召事。站長告以河流水漲，恐不能渡。余等乃與傳主席假馬數匹，由車站備「守車」載人馬往。二時半發，同行者雷潔瑛趙澄張宜澤。四時三刻至麥達召車站。五時，赴麥達召，道路泥濘，經河流三，以乘馬故，尙不甚苦。五時三刻，至麥達召。（第四圖）

召四週圍以土墻，從南門入，上有城樓。門前有照壁，挖壁爲洞，前供關帝，後供韋陀。同治八年八月所立也。入門丈餘，即爲金剛殿。次爲正殿，額署壽靈寺，滿蒙藏四體書。喇嘛來開門。殿內前爲經堂，後爲佛堂。經堂兩旁有經榻，置藏文經帙。佛堂黑暗如漆，吾輩入，喇嘛始燃香燈，喃喃作聲。燈光如豆，其中法物不盡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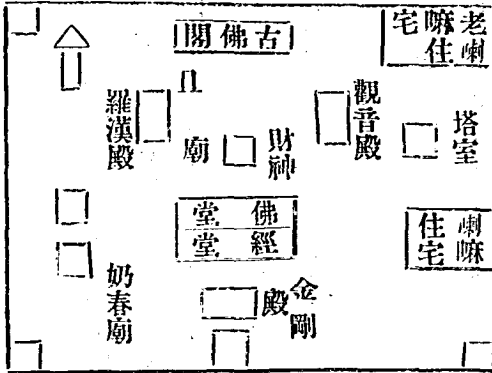
正殿之後。喇嘛謂爲財神廟。中供佛像。後殿爲古佛閣。三層。下層供坐佛五，立佛十八。樓梯殘破。攀援而上。中層三面壁畫尙新。而佛座僅供小佛三數尊。樓板

欲塌，以柱支之。上層僅供一小佛。後殿之前，東爲觀音殿，西爲羅漢殿。西北隅有小塔座，前立旗干。

正殿之左爲奶春廟，形正方，上有閣，爲喇嘛誦經之所。後有小亭。

正殿之右，爲喇嘛住宅。後有塔室，塔室之後爲老喇嘛住宅。塔室內西北隅桌上堆置藏文經一堆，凡三種：一白紙，書紅黑字；一藍紙，寫字處塗以漆，上書灰色字；

一白紙印本。各取一紙以歸。許地山先生告余前二種寫本爲般若波羅密多經，後一種



城門
照壁

則乾隆刻本大千護國仁王經也。

城墻之四角皆有望臺。殿旁蓬蒿沒徑，荒涼萬狀。

余與喇嘛紙幣二角。喇嘛聞余等爲省政府派來者，與余訴說召之殘破，欲得省政府捐款修理。余善言慰之。

七時回車站，七時三刻至，遂乘火車回綏遠。至車站臥車，已十時矣。

西北勝蹟

西 北 勝 蹟

(郵費在內)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 者 鄭 振 鐸 等

發 行 者 平 綏 鐵 路 管 理 局

經 售 處 所 平 綏 鐵 路 管 理 局

平綏鐵路各站站長室
各地中國旅行社

6
874258
11

874258

大同鑛業公司

總辦事處

天津義和界三馬路七十二號
電話 四〇八七一
電報掛號 七〇一三

北平辦事處

北平西城也胡胡同五號
電話西局 一七一九
電報掛號 七〇〇六

運輸處

大同城內及口泉車站
電報掛號 七〇〇六

塘沽存煤處

東西招商局及鐵路碼頭
電話塘沽 一一三號

統銷山西大同清煙煤炭

清煙炭之四大特色：

熱量極高，灰分極少，起火極快，燃燒極久，

清煙炭之四大便利：

點火容易，着火容易，上汽容易，清爐容易，

清煙炭之標準成分：

水分3.68 揮發分27.95 固定炭素64.66

灰分3.71 發熱量(加里) 8266

大同鑛業公司是大同清煙煤炭的總銷機關如

承 賜願請直接到本公司各埠辦事處接洽